草木疏校正

草木疏校正下

仁和趙佑學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鷃、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案爾雅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雄曰鳳、雌曰皇、一名鷃、其雛名鸑鷟、或曰鳳一名鸑鷟、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頷、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

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得其屢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為身居之、則此條脫舛多矣、非醴泉不飲、陶本無唯廣要有之、却足以補釋文之闕、

鶴鳴于九皋

鶴形狀大如鵞、長脚、青黑、（陶本長下衍三尺二字、詩疏黑作翼）高三尺餘、赤頂、赤目、（五字詩疏闕）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亦詩疏作或）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

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五字詩疏闕

鸛鳴于垤

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鴥彼晨風

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毛本誤含）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丁云，晨風，詩釋文作青色，是也，爾雅疏作黃色，非也，此兼用二字，）

鴥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陶本毛本並有注云，擊一作鷙，肩一作眉，）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為隼，（七字詩爾雅疏並闕，）

有集維鷮

鷮，微小于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

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鷚麃者似麇而小（慮，詩疏誤麓，爾雅疏誤木）

案嚴氏詩緝引此疏與孔邢二疏所載詳略不同豈二疏之引陸疏多有裁翦而嚴氏獨得其詳耶廣要已兩存以備參攷今復依文存之詩緝曰鷚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于翟走而且鳴音鷚鷚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蕤毛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鷚麃者

似鹿而小也、此所引必陸氏元文、甚次第、音鴀鴀然、蓋所謂自呼其名者、足以正新刻本注疏誤截曰鴀為句之失、唯林慮作林麓、尚與孔疏同誤、說郛廣要之本、并漏甚多、此一處字獨有足正舊誤者、備載此條異同、亦見毛氏用心、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鴟、陶本毛本作鳩、毛注以作鴟為誤、非、深目、目上骨露出、詩爾雅疏無出字、幽州人謂之鷲、爾雅疏作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十四字、詩爾雅疏皆有之、陶本毛本脫、今補、

案五鳩總名鳩析言之則有鵻鳩鳲鳩等名不得混言如鳩詩爾雅疏並作大小如鳩是而朱子語録言狀如鳩差小而長誤耳豈以氓詩食桑甚之鳩小宛之鳴鳩單言鳩者為正鳩而鵻鳩如之乎不思鵲巢亦單言鳩舊皆為鳲鳩氓與小宛之鳩乃鶻鳩今斑鳩即爾雅之鶻鵃亦二字名者自鳩鷹常互相化後世名物失考無從細別徒以大為鷹小為鳩海蓋稱之然鵻鳩有雕鶚之稱禽經以為魚鷹必不得小于斑鳩何廣要誤据訛本而反

以如鵰為誤也鷙諸家說所罕及獨見此疏詩疏同之唯爾雅疏作鷙蓋因郭注述毛傳摯而有別之語遂以致誤鷙即摯字是言鳥性非鳥名亦刊校之失而揚雄以下云云兩疏文同顯然陸疏元文蓋無採以傳疑微有不然之意考陸疏者莫知其當補也

鳲鳩在桑

鳲鳩鴶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案鳲鳩有均一之德飼（釋文作飤）其子旦從上而

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按以下爾雅疏無

案此條詩疏闕引爾雅疏引今梁宋至桑鳩止唯

釋文于鵲巢序引其一名擊穀一語下接按鳲鳩

云云、恐亦德明自為案、末必璣元文而後人誤綴

集之也、蓋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下莫從下上

平均如一、本鳲鳩詩毛傳文、正義所謂相傳為然

無正文者、並不言陸疏有之、陸本為毛作疏、應無

徑襲毛語為己案漫無敷佐之理、乃疏例所未有、

否或此條本在鵲巢題當為維鳩居之、蓋因序有

德如鳲鳩傳有鳲鳩秸鞠之文而為此疏并即述後傳語以證之則于例可通而題未確行更訪善本校正之

宛彼鳴鳩

鳴鳩鶻鳩一名斑鳩似鶉鳩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以上陶本闕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鶻

案此條詩疏爾雅疏俱不載、唯釋文于詩引草木疏云、鳴鳩斑鳩也、于爾雅鶻鵃又引草木疏云、斑鳩也、桂陽人謂之斑隹、孔疏于氓詩則引斑鳩也一語而已、則元文之首當是鳴鳩鶻鳩斑鳩也桂陽人謂之斑隹云云、或桂陽句另在斑鳩項有繡文斑然句下、揔未必如今本、而或云黄一名爽二句、尤顯有闕文、廣要言其支離不相屬、陶本首曰鳴鳩却不誤、奈其下並脫、便接今雲南鳥下半段、則愈費讀解矣、姑就二本録存、以待考、

孫按此條訛謬不可解據埤雅鷉鳩條引陸璣云、鵻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鶉鳩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鵻鳩全異璣之言非細玩文勢其所引陸璣疏文只鵻鳩一名斑鳩一語而已其蓋斑鳩以下云云皆陸佃駁詩疏之語今本因埤雅所引牽連誤綴又截去故曰斑鳩四字乃愈不可解耳

翩翩者鵻

雝其、今小鳩也、一名鷄鳩、幽州人或謂之鷎鵖、爾雅疏作鵙、梁宋之間謂之雝、揚州人亦然、

案詩釋文所引、云夫不一名浮鳩、則此首句雝下應有夫不二字、毛傳、雝夫不也、唯爾雅隹其鳺鴀、舍人曰、雝一名鳺鴀、鄭樵曰、其者指之之詞、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唯夫不專名焉、故指言之、則隹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陸爲毛詩作疏、本不必有其字、今更截去二字、竟似以隹其爲句、非也、

脊令在原

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灰、爾雅疏作赤、誤、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或謂之黃鳥、詩爾雅疏釋文、俱無此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詩爾雅疏無此句、釋文有之、一作鸝黃、陶木闕四字、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詩爾雅疏俱脫不字、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詩爾雅疏無此句、

鴟鴞鴟鴞（陶本止題鴟鴞二字、與後碩鼠同、）

鴟鴞、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爾雅疏無謂之工雀或五字、另在桃蟲疏、引方言有之、）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襪、皆當作韤、革旁、）

交交桑扈

桑扈、（爾雅疏有竊脂二字、是、）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詩疏闕筩中二字、）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丁云、按景純以鷄鳩為鷦類、以桃蟲為巧婦、與陸不同、

值其鷺羽陶本作振鷺于飛、誤、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故字、毛本作汶陽二字、按詩爾雅疏、俱作故、陶本是、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詩爾雅疏無此句、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陶本有許字、頭上有毛十數枚、陶本作數十、非、長尺餘、毿毿然與眾毛異、甚好、詩爾雅疏無甚字、將欲取魚時、

爾雅疏無將字則弭之、令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詩爾雅疏無此句、

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来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爾雅疏闕引此二句、

案爾雅疏不主釋鷺羽、故不引末二語與詩疏別然亦言是宛邱之疏、則毛本題得之、廣要較善于說邪本處如無折我樹杞及此題皆是、又据隋樂志、建鼓、商世所作、棲翔鷺于其上、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飾鼓以鷺、陳風亦曰、坎其擊鼓、

值其鷺羽、羽翿皆簨虡之所懸、說詩者乃以鷺為舞者之翳、而訓值為持、不知值者蓋植立之義、此于舊說頗可存參、蓋亦馬融以書鳥獸蹌蹌為簨虡之意、但必以西雝振鷺之飛、亦為鼓上之鷺、又以鷺為鼓精、雖非無出、不免太過、聊節其大略附論存之、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鶚、陶本作鴞、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

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弋鳧與鴈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肅肅鴇羽

鴇鳥似鴈而虎文五字詩疏闕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

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

翩彼飛鴞

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羮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疏引此段、在爲梟鴟疏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

案孔穎達以鴞梟爲一、蓋二字音呼本同、賈公彦以鴞鵩爲二、但夜鳴聲惡相似耳、陸氏則鴞與鵩并而與梟分條、宋儒紛紛置辨異同各出、葢詩云爲梟爲鴟明作二物、而爾雅言梟鴟則爲一物、名物難詳、古經已歧出如此、竊以鴞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猫頭鷹、謂即古之鴞鳥、一名休鶹者、人常捕之、首似猫而翼尾似鷹、目晝昏夜明、故捕之常以晝、其鳴常以夜、如號泣、哺其子既長、母老不能取食以應子求、則掛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

懸著枝、故字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以其性貪善餓、又聲似號、故又從号、而楞腹之義取之、莊子之鴞炙、即漢書之梟羮、而休鶹鷅亦土名轉變也、鴟梟自是二物、微特為梟為鴟也、即鴟鴞鴟鴞亦鴟自鴟鴞自鴞、二鳥皆凶貪善擊、故周公為鳥言、連類而重呼之、以致丁寧自爾雅鴟鴞鸋鴂釋為一、而後世所謂巂雀者亦有鸋鴂之名、適與爾雅同陸孔遂以為毛傳疏、朱子改之、始正、巂雀小鳥、安得冒鴟鴞惡稱況經言我子我室、則首句

明是呼鴟鴞告之何云自呼乎但朱子亦未解鴟鴞爲二鳥而諸家且以鴟鴞爲別一種鴞則益支至流離斷然當從朱子若以梟鳥少好長醜喻衛小善無成既不切事瑣尾又安見是少好之貌或改爲黎人自喻取長醜之意則亦何必取不孝之惡鳥哉蓋瑣猥小之貌尾末也羇孤失職之人常覺局促隨人後故以怨衛之不相郵耳附論于此以補予詩細所未及亦爲廣要更廣之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案麟似麇故從鹿麇亦有似麟者故有瑞應非瑞應之別一角角端有肉則是史記言獲一角獸而元世祖所見之角端蓋一物唯其至仁故出以警告止兵元不必為瑞出嘗聞之兩當縣時見角端

往來雲中。顧未有言其即麟者。今俗畫麒麟。作兩角。亦所謂似麟非麟者哉。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即見。詩疏無此句。應信而至者也。信。陶本毛本俱作德。今從詩疏。

補

野有死麕

麕。麞也。青州人謂之麕。

案釋文。于野有死麕序云。麕又作麏。下引草木疏

云云說邪廣要二本並闕釋文引陸疏多裁節則此條或當更有文姑取而補之亦姚氏本所稱獸之類九者也丁云尚有牡馬一條姚說不足信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毛本脫下字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以上詩疏闕羆有黃羆有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爾雅疏引此段以為赤豹黃羆疏

羔裘豹飾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詩疏引此為赤豹黃羆疏下接上條羆有黃羆云云

案此似為赤豹疏而兼及白豹故先主言赤豹若豹飾豹袪之豹未能確分其赤白安得先言豹赤豹為主名則此題當依詩疏改赤豹黃羆而首一豹字衍若此題不誤則首赤豹二字衍也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豰詩爾雅疏闕此句遼東人謂之白羆

狼跋其胡（詩、爾雅疏引，在並驅從兩狼兮。）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大能小，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詩爾雅疏闕止字。）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以上，陶本、毛本俱止此。）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十九字，陶本、毛本並脫，今從詩爾雅疏補。）

案爾雅疏，詩齊風云，並驅從兩狼兮，陸璣疏云云，則此條應改題，故禮記下廣要引為邢氏語，而未察其為陸氏元文也。

毋教猱升木

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後駿捷于獮猴、其鳴噭噭而悲、六字詩疏闕、補

駉駉牡馬

牡馬、騭馬也、詩釋文引草木疏文、

案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注、今江東呼駁馬為騭、釋文、駁、作父、騭之逸反、而于駉篇首牡馬引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意盖以明作牡

之為正本而牧非古矣孔疏往往與釋文異仍主牧馬為說故不引陸疏而釋文引之文僅三字遂致纂者易漏今亟補之然三百篇言馬非一駉為尤盛疏語不應獨見此條則闕遺可勝稽耶爾雅獸畜分釋今依陸例此條宜從獸類也

有鱣有鮪 詩疏引在鱣鮪發發

鱣有鮪 閩本毛本從爾雅疏所引俱脫鮪字今從詩疏補 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鉤取之大者

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陶本毛本無魚字、一
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
頷下、陶本脫亦字、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
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鮇、陶本毛本俱作叔、鮪、一
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
或謂之仲明、陶本毛本有魚字、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
化為此魚、詩疏引止此、以下爾雅疏引之、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
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
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

謂此穴也、

維魴及鱮詩疏引在齊風敝笱、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詩爾雅疏無此五字、陶本作漁陽泉州刀口六字、尤異、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以上詩疏引在其魚鮒鰥、爾雅疏同、

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鸇、或謂之胡鱅、以上詩疏引在其魚魴鱮、

案詩爾雅疏此條舊析為二題、今姑依毛本、

魚麗于罶魴鱧陶本作鯉、誤

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鮦也、許慎以為鯉魚、陶本、魴、鯉、爾雅曰、鯉、鮦也、許慎以為、鯉魚、璣以為、似鯉、頰狹而厚、

案鱧鯇、爾雅經文、鮦也、乃鱧下注文、陳氏解題所謂陸疏有引郭注者、其以此耶、然考陸氏之述舊說、必舉其人、無緣獨恷于郭璞、陳氏疑陸在郭後、但見陸疏引郭注、不察郭注取陸疏、凡引注文而直繫以本書大名、多由文字脫誤、恐爾雅曰鱧、鮦

也、鮦字正是鯇字、而首句鯇也之鯇乃鮦字、陸旣自釋鱧爲鮦、而下引爾雅文以見異、幷及許愼、亦此意、郭注于爾雅鱧鯇分釋、而以鱧爲鮦、未必不因于陸、惜邢疏失採陸疏、遂少證明、而此疏傳寫又將上下鮦鯇二字誤倒、益滋說者之惑耳、至說郛本則尤誤、幷附注以見異、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鯶、陶本毛本、俱作鯤、誤、而鱗細于鯶、赤眼、陶本毛本、尚有多細文三字、今

案爾雅、鯇、注、今鯶魚、似鱒而大、鮅鱒注、似鯶子、赤眼、則孔邢引此疏作鯶是也、既言鱗細于鯶、不必更言多細文、知有三字者後人衍也、二卷中盡有足以補諸家之闕者、亦有諸家所引而此闕者、諸家所無而此誤衍者、皆在以義折衷之、鱒似鯶而鱗細赤眼、即今北方謂之棍子魚、鯶訛為棍、南人謂之鰦魚、鱒轉為鰦也、

魚麗于罶鱨鯊

鱨、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陶本

脫二字、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陶本脫十一字、今江東呼黃鱨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吹沙也、似鯽詩疏爾雅無此二字、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脣籥魦、詩疏爾雅無此六字、常張口吹沙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貍、詩疏闕四字、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詩疏誤云、海水將潮

（詩疏無將字）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鼉鼓逢逢

鼉形似（詩疏有水字釋文無）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卵甲（廣要誤堅）如鎧（詩疏甲字）有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詩疏闕厚字）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蚢小者為鰿（陶本誤貝）（詩爾雅疏俱無此二句）其文采之異（爾雅疏無此二字詩疏有之疑衍應去）大小

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蟦貝、其白質如玉、其字亦詩疏衍、應去、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一尺、至一尺六七寸者、七字、陶本毛本僞脫、今依詩爾雅疏補、二疏說常為當、亦無有徑一尺、及下句小者七八寸、九字、應參用二本、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螽斯當依詩增羽字、

爾雅曰、螽、蚣蝑也、揚雄曰、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

謂似蝗而小、斑黑、股鳴以下陶本毛本俱脫、止作青色、黑斑、四字、今依詩爾雅疏補正、其股作瑇瑁文、今詩爾雅疏誤刻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陶本毛本俱作楑、作聲聞數十步

案爾雅本是蜇螽蜙蝑、說者以蜇即斯字、而疏闕引之、不知是脫一字耶、抑陸氏固未嘗讀蜇為斯字、并詩之斯亦不連作名解耶、

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一名負蠜、四字、依詩釋文補、大小長短如蝗也、陶本無也字、奇音青色、好在茅艸中、陶本有、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

螣、十四字、乃下條語、廣要刪、是、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蠜、陶本毛本有負字、非、今人謂蝗子為螽子、詩釋文引此句、無下字、兗州人謂之螣、陶本謂上多亦字、又因二語、誤重于上條、遂于本條妄加、廣要無之、是、

案此二條舛誤、据爾雅草螽負蠜、阜螽蠜、詩釋文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色、孔疏引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云、則常羊也三字非陸語、有之、亦當有一名負蠜四字、其阜

螽當為一名蠜無負字而陶本毛本于上條闕載下條誤衍今稍正之

六月莎雞振羽陶本闕六月字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蚱蜢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爾雅疏及陶本毛本俱脫似字今依詩疏補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為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

則生蟘、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案螻蛄、諸家以為即孟子之蛄、月令之螻蟈、罕聞蟊名及食苗根事、陸氏分釋四蟲、自當有正說、蟊者、其次在螣蝗也下、而後附見或說、然詩爾雅疏皆闕引之、則其文佚久矣、故鄭樵亦以蟊未詳、予行山東、嘗於春夏之交、聞有聲出地中、又見有負兩小石輪周行田塍者、問之、一老門子對曰、螻狗

也南人謂之地轂北人謂之喇喇蛄善咬人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為苗害故于播穀後以石壓治之月令螻蟈鳴即此物也然則或說其信故旣收入四書溫故錄而復補綴于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犍為文學曰（五字詩爾雅疏闕）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葉詩爾雅疏作菜）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四字詩爾雅疏闕）似蠭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膂也（七字詩爾雅疏闕）取桑蟲負（爾雅疏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

筆筒中、（六字詩爾雅疏闕、）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九字詩疏闕、爾雅疏、有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二十五字或即此條元文、）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詩爾雅疏闕此句、）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

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詩爾雅疏作謂之）糞中蝎蟲隨雨而出（詩爾雅疏云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螗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蝭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以上詩爾雅疏闕螗以下陶本另行非）一名蝘蛁一名蛁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名（蛁蟟以下詩爾雅疏闕引釋文有之蚞陶本誤為木）

案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璣在雲先疏語必別有本當考或疑其文不類抑豈後人即因雲賦竄入者歟螗一名蝘蚏據詩爾雅疏所引止此五字其下接字林蚏或作蟟也自是孔邢之引字林與本疏無涉字林音[illegible]令呂忱作元恪吳人不得引之毛本猶以入夾注故今去而一名蚏蟟以下明見釋文或疑螇螰

句亦字林語非陸語者、則不必也、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詩疏作蟠、在壁根下甕爾雅疏有瓮字、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三字可去、

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

碩鼠當依詩本文重碩鼠二字、

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三字陶本毛本俱脫、今依詩疏文補正）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艸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此段詩正闕）

案爾雅、鼠屬在釋獸、入蟲類、非、

爲鬼爲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黿當作鼈三足四字詩疏闕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詩疏無細字入人肌其創如疥

案蜮說文廣韻釋文皆言似鼈三足爾雅翼又引此疏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為能者與甲蟲有異則三足文下尚當有闕遺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胡爲虺蜴

虺蜴、一名蠑螈、水蜴也、詩疏及陶本、或謂之蠑螈、詩疏並脫水守、或謂之蛇醫、如蜥蜴、以上、爾雅疏闕引、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及陶本並無、

案毛傳、蜴螈也、不連虺字、陸氏似并爲一、孔疏亦欠分析、爾雅列蠑螈蜥蜴、于釋魚、以其生于水、邢疏謂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名蝘蜓守宮、今俗則以在壁之守宮、爲蜥蜴、而在水爲水蜥蜴、在草爲草蜥蜴、又通謂明四脚蛇、此疏言如蜥蜴正

言其如在辟之守宮則上文水蜴也水字甚不可
脫此亦廣要足以補詩疏闕處號蛙二字則方言
蠬蝶二字之誤毛氏八校也

領如蝤蠐

蝤蠐陶本作蝤蠐蠐螬生糞中爾雅曰蟦蠐螬也蝤蠐蝎也
案此條鶻突不如詩爾雅疏之明觀毛傳蝤蠐蝎
蟲也即出爾雅文本不及蠐螬陸既為蝤蠐疏何
得突起蠐螬生糞中為主句而下漫引爾雅仍于
毛義囫圇無別是陶本既不足取矣然蠐螬生糞

土中蝤蠀生木中即桑蠹諸家既有明說元恪諒當不殊而謬易為蝤蠀生糞中下引爾雅仍無當則廣要亦非可憑也釋文及二家之疏皆未一及陸語殆元恪本無此條而妄綴者抑有之而脫舛已甚耶

案經義考于沈重毛詩義疏下云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舒瑗沈重是也七錄文有張氏今見于徐氏初學記所引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

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腊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為箭笴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觕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其詮𪋿

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其詮鳳云、鳳皇名鸑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鵞、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来、今鞏縣東洛度北崕上、山腹穴、舊有北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頭小而尖、如鐵兜

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鱣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illegible]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噉茹徐州謂之鰱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籥鯊鱨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貍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鞬步叉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鯉

此鯉、乃鱣之訛、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採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右蓋朱氏誤以陸氏書為沈氏書、沈氏書久佚、唯釋文詳載其音、而義則稍略、以關雎序首所載沈重云云、論詩無大小序之異者、為最不刊、予于詩細亟表章之、孔氏正義之采沈氏者絕少、唯陸氏疏則時及之、今自其詮栗云以下、無一非明見陸疏中為正義釋文所嘗採者、而其間字句脫訛特多、則相傳之本、

有得失、徐堅未能是正、要之非引沈書、或沈書在當日、有引陸者、要不得舍現存之陸、而反移以歸久佚之沈、朱氏之誤蓋由初學記誤以草木疏為毛詩義疏、未及考毛詩義疏之實襲草木疏、又尚書禹貢正義及春秋穀梁傳疏之引草木疏多稱陸璣毛詩義疏云云、則陸氏書、亦得有義疏之名諸家未必不因此出入致溷、朱氏既知作毛詩義疏者有非一家、而沈氏名較著、遂舉以屬之、過矣、其于毛詩草蟲經下、又稱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

然所舉詮孫詮鳳兩條仍即陸疏亦見正義釋文中者蓋陸氏疏為南北朝人久所引重隋志之毛詩草蟲經猶唐志之毛詩草木蟲魚圖鄭夾漈所謂蓋本陸璣疏而為圖者然則陸氏此書之見尊信于儒林亦云至矣吾獨服正義釋文二書之述陸氏必舉其書名故讀而易攷爾雅疏亦然猶見古道他書則有述舊而徑据為己說以至輾轉而忘其祖宋元來著書家每坐此弊陸書之闕訛難悉考未必不由俗儒誤之為可歎也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陶本毛本無傳疑下脫五字今依漢書儒林傳釋文序錄補丁云學海本亦脫此五字）是為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

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丁云王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符又許晏亦云游卿門人與此同而序錄則云扶授許晏由是張家更有許

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平原高嘉以下釋文序錄闕。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瑯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

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伏黯以下序錄闕。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

士授泰山粟豐陶本毛本作豐吉誤今依序錄改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爲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陶本毛本作順令依序錄改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長後爲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曅曅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揚

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建武陟漢以下、序錄闕、）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廣要作魯身、陶本是、申陶本脫、依序錄補、）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廣要誤振、陶本是、）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廣要作享、陶本是、丁云、學海本亦誤振、誤享、）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案草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盡、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

其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旣專主毛詩為
之作疏故于毛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
以著正宗序録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
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
同璣說即序録所紀一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
兩毛公之名則徐未能詳序録亦第于小毛公下
附注一云名萇、而毛萇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
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惜

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如魯詩之無傳疑三字、為一句、全脫其下五字、韓詩栗豐之脫栗字、反于豐下衍一吉字、若豐姓吉其名者、不知下文之吉即上文王吉、而豐為部刺史、豐授山陽張就皆名而非姓、又訛張就為張順、不知下文順授東海髮福乃上文長孫順也、至以曾申為魯身根牟為振牟亭為亭、又毛本不及陶者、考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

或且以訾作者之失實其所害葢非淺鮮故予皆
不憚詳校而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
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
其偽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知王氏奚以云
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云不合耶否或謂無一不
合而不字誤為人耶有不合可以言偽然亦安見
徐整之獨正無不合更未可言偽漢書具在可一
一復也
又案毛詩之立博士學者皆据漢書儒林傳贊言

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後書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之文、然沈約宋書百官志引後書無毛字、近崑山顧炎武始以漢世未嘗立毛詩博士、斷後書毛字之為衍、歷据本紀列傳及百官志徐防傳注、以證之、而鄞全祖望謂其當在魏黃初時、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詩與魯詩並列事中、蓋立于平帝、罷于光武、復于黃初者、吾杭杭世駿、又謂其實在晉書荀崧傳、乃武帝太始間之所置、無疑者、其說皆博采之兩漢

紀傳志諸儒之說而定為折衷而不知陸氏之書已昭昭言之曰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特揔揭其事于馬鄭諸賢之後陸氏在范蔚宗前故不及晉事則其紀漢事自當更確於范而十四博士文中之不當有毛字不深足以信范書之誤衍沈志之得實哉而惜乎顧氏未採及之則以陸氏書雖存唐宋人知重之而今人罕傳錄故也特予拈出為顧全杭三先生一徵其見之不爽焉或者得無以其言與范史有不合而疑之

乎然是書之可尚亦大略可睹已